

莊諧筆記大觀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莊諧筆記大觀

蟄道人題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再版

莊諧筆記大觀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編著者 古吳江蔭香

校訂者 常熟時希聖

出版者 上海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中市

分發行所

北平漢口江西宜昌
廣州長沙開封重慶

廣益書局

例言

一 本編蒐集珍聞秘笈。頗爲豐富。或拾野老閒談。或采前朝軼事。勸懲並重。趣味深長。因名之曰莊諧筆記大觀。

一 本編上下兩卷。不分門類。而其中所載江湖奇俠。方外異人等事。獨佔多數。此外家庭社會。婦女神怪。凡寓果報而饒興者。亦各具數則。觀此一書。勝讀百篇。短本小說。

一 本編雖係文言。筆法祇求淺顯。不以深晦爲高尙。與古人好用生字辭典。自矜淵博者不同。務使讀者一覽而知。尤爲此書之特長。

一 本編目錄。均以三字標題。整齊劃一。較爲新穎。而且文字務取簡潔。既不失之過長。又不失之太短。能令觀者如食橄欖。津津有回味。

一 本編以莊諧並稱。是取亦莊亦諧之義。非別有戲謔一類也。故伸言之。

著者謹識

筆記小說

名	大
著	批

夢 廠 雜 著	近 人 遊 記 叢 鈔	西 青 散 記	西 青 筆 記	庸 齋 筆 記	秘 本 王 漁 洋 筆 記	新 民 耳 食 錄	我 佛 山 人 筆 記	近 人 筆 記 大 觀
四 冊	一 冊	四 冊	一 冊	四 冊	六 冊	二 冊	四 冊	四 冊
五 角	四 角	五 角	四 角	五 角	一 元 六 角	四 角	四 角	一 元 二 角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莊諧筆記大觀

卷上目錄

□ 樵子俠	一
□ 鴛鴦塚	二
□ 紅衣娘	三
□ 樵子鏢	四
□ 靈芝草	六
□ 邦江婦	七
□ 三俠賊	九
□ 陰陽配	一〇
□ 鐵臂膊	一一
□ 無常帽	一二
□ 雙殉記	一四
□ 塔興家	一五

莊諧筆記大觀 目錄

□ 老先生	一六
□ 悟道女	一七
□ 人鬼緣	一九
□ 雞冠蛇	二〇
□ 烈婦仇	二一
□ 惡訟師	二三
□ 俠娘子	二四
□ 夢中緣	二五
□ 跛足僧	二七
□ 知未來	二八
□ 忍心婦	三〇
□ 果報錄	三一

蘇譜筆記大觀目錄

三

卷下目錄

□索債兒	三三
□孝烈女	三四
□老漁翁	三六
□耿藩親	三七
□懷香報	三九
□隱身堂	四〇
□農人女	四二
□孔氏婦	四三
□玉鳳嬌	四四
□橋水匠	四五
□名媒師	四六
□養養婦	四八
□飲鮮血	四九

□韓子李	一一
------	----

□胡壯士	五一
□富清溪	五二
□八哥鳥	五三
□賢女子	五五
□某師爺	五六
□溪上婦	五七
□揚州妓	五八
□賣糕橋	六〇
□小令旗	六一
□謝振秋	六二
□勇孝子	六四
□王子年	六五
□變幻盜	六六

□玉駕鸞	四
------	---

長脚泰	七
白雌虎	八
松老人	九
女孝鬼	一〇
返魂香	一二
巾幗俠	一三
荒亭丐	一五
狐媒人	一七
老江潮	一九
提督女	二〇
州巡檢	二二
孫犬眼	二三
人頭蛇	二五
秦淮花	二七
三頭陀	二八
六壬課	二九

青蛙怪	三〇
遼陽女	三一
蠻男兒	三二
台灣僧	三三
宋一百	三四
沈阿咬	三六
孫雲蛟	三七
都統僕	三八
張剝皮	三九
烟和尚	四一
賣花女	四二
呵氣盜	四三
寶解叟	四四
販布客	四五
行脚僧	四六
造孽報	四七

莊諧筆記大觀 目錄

□ 賢德母	四八
□ 飛劍叟	四九
□ 露投者	五〇
□ 尹乞丐	五一
□ 易嫁記	五二
□ 黃白術	五三
□ 鬼護子	五四
□ 洞房異	五五



四

□ 馬如飛	五七
□ 方慧中	五八
□ 秦江氏	五九
□ 蕭明彝	六〇
□ 許秀閨	六二
□ 某堪輿	六三
□ 躲債廟	六四

莊諧筆記大觀

卷上

樵子俠

慈谿之北。民皆倚山而居。業樵者衆。有邵二者。亦業樵之一。樵之外。不知有他事也。邵有力而勤。得薪較多。積三十日。則以船載薪而歸於數十里外。可得十金。養其母甚厚。如是以爲常。一日。其母謂之曰。汝父貧。未爲汝娶。汝父卒。吾亦力未能辦此。今汝年二十五矣。吾爲汝儲八十金。可以娶矣。邵二曰。諾。即往謂媒曰。吾今日娶妻。必求性淑而貌美者。媒笑之。邵二曰。吾母有八十金在。媒大笑曰。是可娶人家寡婦耳。邵二曰。甯同傷。越數日。媒來。邵二謂其母曰。爲嫗覓得佳婦矣。母諾之。因倩人書券。媒取券。與八十金去。邵二歸。聞其事大喜。又往媒所訂婚期。媒曰。三日後可耳。越三日。婦果至。自言年二十。貌在中人上。母子皆歡躍。鄰里聚而賀之。邵二素不嗜酒。是夕邀人共飲。自飲三斗許。更深歸寢。婦繼而泣。邵二問之。婦不應。邵二怒。婦起立歎曰。今復何言。邵二逼而問之。婦曰。吾憶故夫耳。邵二曰。故

夫不已死耶。婦曰。吾夫愛吾甚。以貧故。不能埋葬其父。故露吾耳。媒云。吾寡者。誑也。邵二聞言。默然者久之。既而曰。然則汝孝婦也。吾不敢犯汝。吾即送汝回。何如。語畢。啓戶出宿於母所。明日呼媒至。謂之曰。吾雖無婦。不奪人所愛。爾即送之歸。媒不肯。邵二曰。吾豈以八十金之故。而負吾良心哉。言已。自棹小舟。強媒與婦乘之。婦拜母而去。邵二歸告其母曰。婦言不謬。彼夫者。儒人也。見婦回。始而駭。繼而大喜。吾雖棄金。而全彼夫婦之愛。以此功德。天且益吾母壽。母聞其言。亦甚安之。怡然不加欣戚焉。

駕鵞塚

馮梅娟。一字媚鵞。錢塘世家女。隨父旅居滬北。父固前清顯宦。在任時。頗有政聲。膝下僅此梅娟。愛之若掌上珍。女少即敏慧。學唐詩琅琅上口。年十三。已字寫簪花詩。工詠絮。有懽紅吟者。爲女綉餘所作。識者謂頗具道韞之清才焉。女父擇婿甚苛。故女年二九。小姑居處尙無郎也。有盛生小帆者。別署雲。嘗卒業某中學。與女同里。自幼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亦工詩文。常與女花前覓句。月下聯吟。生中饋猶虛。殊屬意於媚鵞。常於二十八字中。微吐其旨。女亦心許之。於是此一對璧人。已有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之誓矣。詎料月不常圓。花無久好。女家忽遷回武陵。於是伯勞飛燕。各自東西。西

山暮雨。無非惹恨之天。南浦綠波。長遍銷魂之草。女璇閨獨居。日於暗陬偷彈珠淚而已。有沈鳴皋者。女之中表也。竊年玉貌。亦翩翩濁世佳公子。稔女美。欲訂朱陳。商於女母。再商於女父。女父以門第相埒。遂允之。女初不知也。一日聞諸婢女曰。今日爲姑娘文定之日。姑娘當起梳洗矣。女聞言。急不能語。強起謂婢曰。何出此言。婢笑曰。沈姑爺才貌俱佳。姑娘真幾生修到哉。女疑之。後得其實。乃將所作詩。交付之一炬。私吞金環以畢命。慶家人覺察。已不及救矣。生在滬。夜夢女向之流淚。知有變。急起。枕至。則女已氣絕。生慟不欲生。投繯於樹枝。隨女同歸離恨天矣。後衆解生外衣。得一箋。上有八字曰。生不同衾。死當同穴。女父遂知生與女有盟在先。悔之莫及。乃以女尸與生同葬於某山之麓。後之騷人墨客。相與悲之。爲立一祠曰鴛鴦塚。

紅衣娘

有綽號姚四禿子者。北東清河一帶有名之匪魁也。常率黨羽出沒直魯間。所經之地。槍聲馬跡。村舍爲墟。官軍側目不敢擾其鋒。姚匪之妻某氏。年方二八。丰姿嬌豔。雪膚花貌。堪稱絕世。平生好衣紅衣。故有紅衣娘之名。惟性烈如火。不苟言笑。能雙手打槍。同時兩的並。中百無一失。每遇圍。卽率健兒四

莊諧筆記大觀 卷上

四

五。身當前敵。雖重兵亦不能阻。官兵畏之。目無神助。一聞紅衣娘子之名。驚恐若臨大敵。女夙以孝聞。蓋女本山東人。未嫁卽負絕技。姚耳其名。親往求聘。遂定盟焉。前年姚匪因官軍逮捕急。卽携女逃往山東。避女母家。復以風聲不佳。隻身逃至濟南。事爲駐紮該地軍隊聞悉。密派偵探跟踪追拿。苦不能得。僅女母捉至軍中。詢問姚匪下落。因不得要領。卽拘押營中。女聞警。欲赴營自首求釋。母鄉中父老。素受女惠者。恐女去不利。力阻之。女慘然曰。妾不肖。致累老母。若更畏罪而棄之。何以爲人。言畢揚長而去。女自自首後。與母同居。羈禁六月之久。奉侍惟謹。潔身自愛。未嘗假人以言笑。終日倚十指爲軍人之縫洗。藉博蠅頭。供母甘旨。時姚已返清河。勢復熾。屢派人持函迎女。女皆婉辭。斯際恰值吳使調動軍隊防南。某軍亦在被調中。因開拔在即。始將女母二人釋放。女於是亦離母北上至清河。姚匪嘉女之孝。敬若嚴賓。因是夫婦伉儷益篤。目下各地土匪素以擄快票爲能。快票者。擄良家婦女。懸重金。勒令家人贖還。否則先姦而後殺之。紅衣娘子獨力斥其非。嚴禁黨人爲此。附近他黨如有爲者。卽率黨衆共驅之。因是商民反多稱頌紅衣娘子之美德云。

鄧某。凱。湖州人也。少失怙。體甚魁梧。貌尤英偉。平時聞人道拳勇事。輒心向往之。家赤貧。因傭於閩行酒家。每當暇時。常執筆拋擲作發鏢狀。數年不稍懈。一日。當擲箸時。一箸竟中簷瓦。牢不可拔。心驚異之。於是更用心練習。又年餘。竟能百步之外。百發百中。擲打飛鳥。應手墜落。忽家中有事。促之回里。鄧乃收拾行李。邁返家園。某日。道經風湖。夕陽將下。湖水泱泱。茫無涯際。遙映落日。絲絲作金蛇舞。鄧正拔襟危坐。俯首沈思。心如轆轤。不知家中有何變故。忽聞鑼聲自遠而至。小舟數艘。鼓棹直趨。詢之舟子。舟子惶急。以遇水盜對。鄧乃囑舟子多備竹箸。以便殲盜。且戒以無恐。舟子唯唯。然心中疑且懼。姑備竹箸。靜候鄧之舉動。當是時也。盜舟已集。且有數盜欲躍上鄧舟。鄧乃揚箸以呼之曰。小醜速退。否則鏢發。真怪手之無情也。盜見所執者箸。以爲怯。而借此以懼人也。一躍登舟。鄧乃隨手發一鏢。爲首者已翻身下湖。餘盜見之大怒。蜂擁而上。鄧仍從容發鏢。盜皆鳧水而逸。餘在舟者。亦心寒胆裂。呼嚕一聲。紛還盜舟。鼓棹而逸。鄧見盜去。因又整襟獨坐。呼舟子烹肥溫酒以進。時舟子猶戰慄無人色。陳肴之際。展問鄧何以挾有如是絕技。鄧乃具道所以。及抵湖州。邂逅鄉人於途次。始知乃母病篤。匆匆回家焉。

靈芝草

靈芝草。姓林氏。續之玉山人。龍溪玉蘭堂雜妓也。父故老諸生。科舉廢後。服賈廈門。以不工貿遷不數年。覆其業。客死南洋。其母亦伊鬱亡。時靈姬年僅十三也。孤子無依。爲其族人鬻入勾欄院。遂淪樂籍。靈姬姿致明媚。妙解音律。且工小詩。雖雛髮未燥。聲譽已遍閩粵。有武林王生者。偶遊龍溪。聞其名。往訪焉。凡三皆不值。羣姬咸目生而笑。心異之。詢之其姊妹。行夜明珠。明珠牽生衣低語曰。靈姬固有。雖然。客欲見之。說何容易。靈姬嘗言。北人多葱蒜氣。南人多骯髒氣。觸之令人欲嘔。都不可近。以是不見客者逾月矣。不日將徙汕頭。觀客英爽。不類俗人。明日勿偕友來。當爲先容。生大喜。次日復臨。明珠導生往。經庖廚後戶。過一小園。園盡處樹木陰蔽。露小樓一角。靈姬之臥室在焉。及門。明珠索名刺。先入生自窗隙窺之。見文房書籍。位置楚楚。時靈姬方搦妃竹管。臨池作蠅頭細楷。見明珠入。盈盈起立。眉黛展翠。粉臉暈紅。人間無此豔麗也。不覺神奪。無何。明珠肅客入。靈姬笑迎之曰。武林爲古名勝地。西湖山水。迥絕塵寰。客生長其地。必有豔聞軼事。擴我聞見。生曰。名士青山。美人黃土。今日何日。寧復有昔時林逋蘇小其人。且改革以來。大好湖山。已爲俗人踐蹋殆盡。紅磚鱗鱗。巍然駢列者。多偉人別墅。

惟南京陣亡將士墓。及秋瑾女士之風雨亭。或可垂諸不朽也。靈姬曰。吾得之報章久矣。恨無雙翅。不能一攬其勝。觀客吐屬。自是文教中人。長途佳什。必滿奚囊。不審肯出示一二。以飽饞眼否。生曰。吾從軍至此。誦可憐無定河邊骨句。實有心緒。從事筆墨。言至此。忽見案上置有一書。曰。豔情尺牘。笑曰。卿亦嗜此乎。靈姬曰。此爲客所贈。尙未竟卷。近今文人。輒喜勦襲舊說。爲稗官家言。閱之令人作惡。此書雖文字純駁不一。然物希爲貴。長日無事。手此一卷。亦足以遣歲月。生無言。靈姬曰。客初臨此。宜命歌爲壽。言已。傳絃索至。曼聲歌十樣錦一折。清揚宛轉。聲幾繞梁欲飛。生神魂俱醉。自是生每夕必臨靈姬妝閣。靈姬亦曲意媚之。兩情式好。比於侯朝宗之於李香君。居半月。生有平和之行。往別靈姬。靈姬泣下沾襟。出玉釵餘髮繫生腰曰。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吾二人之緣分盡於此矣。言已。掩面入別室去。生亦惘然而返。

■ 邢江婦

邦江姚某。因洪楊亂。徙居丹徒。結茅大江之濱。貧無可依。爰作垂釣生涯。妻華氏。年四十矣。日攜一籃往來泊船處所。藉十指爲人縫紉補綴。得錢度活。一對可憐人也。一日有九江某商人船來。命婦進艙。

出衲衣數件。令婦代補。而先言多給其資。婦大喜。不虞其人之暗施鬼蜮伎倆也。迨衣縫訖。已日薄崦嵫。推窗一望。覺滾滾銀濤。船流如箭。迥非岸邊光景。蓋婦登舟時。即已開動。船中人故向其刺刺不休。以蔽聽覺。遂使婦懵然如入五里霧也。此時婦知墮入彀中。不禁泣下沾襟。無何。船泊港內。西風瑟瑟。蘆荻蕭蕭。人跡已極稀少。商人乃語婦曰。觀娘子雖是縫紉婦。而身材窈窕。容貌端妍。且無徐娘半老之態。乃終日勞苦。衣食不完。惜哉。曷若適一富家郎。衣飾食肉。以享終身幸福之爲愈。娘子請三思之。當知余言之非謬也。婦念既遇歹人。求死不得。不如忍死以待。徐觀動靜。乘間覓脫。因含笑給之曰。此說正合我意。銘感無既。但不知送我於何地。嫁我於何人。果得如所願。此間樂不思蜀矣。商人見婦肯。暗喜其計已售。亦信之弗疑。泊船於蘆荻中數日。別以新衣與婦裝飾。並令其婢服侍之。且日奉以美酒嘉肴。蓋使婦中心悅而誠服也。一夕。忽蘆荻以外。鼓聲淵淵。若斷若續。婦知爲水師巡哨船。乃伴言坐船頭看月。而疾呼救命者再。商人大愕。急拽之入艙。以手塞其口。怒而拳之。未幾。四五勇丁。各持兵器。一閤而來。商人驚惶失措。欲逃無路。勇丁因拘而縛之。細訊婦以顛末。知商人實爲匪類。專往來大江南北。誘拐婦女。鬻之勾欄。或售諸富家作小星者。於是將商人及船中人等。并縛送江都縣。分別